



Keystone Model United Nations

*Rebuilding Trust in
A Fragmented world*

Committee IV: 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Chinese Committee 中文委员会)

虚假信息在混合战争中的武器化：应对国家主导叙事对全球信息生态的影响

Chair: Mia Cheng (Class of 2026)

问题陈述

战争形态是战争发展进程的历史坐标,它确定了每一个时期人类战争活动所处的时代方位。自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伴随着新军事变革在全球范围内波澜壮阔地展开,战争形态也开启了由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转型的持续加速进程,并最终向信息化战争的高级阶段——智能化战争转变。未来战争将进入智能技术支撑的时代,对抗领域将涉及政治、经济、外交、社会等诸多领域,战争将全面进入“智胜”时代。

随着大国战略竞争的不断加剧与军事科学技术的飞速提升,当前的战争形态逐渐跨越以往战争的概念范畴,“混合战争”成为战争形态演化的最新形式。“混合战争”是对手可以结合军事与非军事手段实现目标的战争类型,在正式宣战的常规战争门槛之下,战争双方在同一战场进行多样式作战。在当前的军事冲突中,常规军事力量与非常规军事力量在共同战斗空间协同作战,且非常规作战开始发挥战略决定性作用,常规军事力量反而扮演辅助角色。“混合战争”是涉及常规军事力量与非常规军事力量(游击队、反叛者、恐怖主义)相混合的冲突,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在这种冲突中力图实现相应的政治目标。

“混合战争”重点关注运用非军事行动侵蚀对手的政治合法性,而不是在物理上消灭它。“混合战争”不局限于实体性威胁,更多转向非物理性的认知空间,通过认知变迁推动目标国家的政治观念与立场向有利于己方的方向转变,从而取得比攻城略地、火力打击更多的战略收益。“混合战争”成功与否的关键是民众的支持,因此战争发起国与目标国家均力图避免平民伤亡。通过塑造目标国家受众的观念与认知、冲击民众对当事国政府的向心力、构建认知非对称优势,推翻、摧毁、压倒或征服敌方民众的士气与灵魂,破坏民众、军队

与政府之间的和谐关系，通过鼓动经济不稳定、支持目标国家内部的政治分裂、激发民众的沮丧与不满、破坏关键性的基础设施等干扰目标国家的稳定，在目标国家构建支持性的民众认同力量，无需摧毁目标国家的军事力量即控制对方。

信息战能够通过媒体宣传与网络传播等塑造叙事偏好，影响目标国家以及更广泛受众对象的认知、情感及意志。当代作战环境分为实际的战术战场与虚拟的信息战场，前者指炸弹爆炸与流血冲突等，后者则指交战者借助文字与图像所进行的斗争，国家制造引人注目的战略叙事构建他人对事件发展的反应。作为“混合战争”的组成部分，信息战用于构建叙事以影响目标国家民众的政治观点。信息武器是争夺民众认同的核心工具，信息战的重点是针对目标国家公民及国际社会展开宣传，塑造受众对象的认知及其行动。信息发起者希望影响受众做其希望做的事情，且受众难以察觉到这种影响。特别是“混合战争”发起者利用虚假信息战略影响受众的社会，虚假信息的政治意义是塑造公众的认知体系与扰乱公众的理性政治辩论，在受众头脑中树立目标国家当局是侵略者、无赖、敌人的形象。

作为代表，你们的任务是研究虚假信息在混合战争中的运用，探索国家在战争中将其作为武器运用的内在深刻的政治原因和武器化的虚假信息对全球信息生态可能造成的影响。在会议阶段，代表们将从不同国家的不同立场出发，提出应对这种趋势的国家策略，同时就如何识别以及防范虚假信息造成的实质影响提供可持续解决的方案。

关键术语

混合战争

“混合战争”是由美国学者弗兰克·霍夫曼(Frank Hoffman)首先提出,强调存在着常规和非常规军事力量相结合的新战争形态,包括直接的军事冲突与游击战、舆论宣传、网络攻击、恐怖行动、制裁封锁等非常规的冲突形式。霍夫曼指出,2006年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的军事冲突是现代“混合战争”最显著的案例。在该概念的起始阶段,“混合战争”重点强调其处于战争与和平的临界或者混合状态,使得容易辨识的战争与和平光谱两端变得模糊,战与非战状态、敌对与非敌对关系呈现不确定性。2014年以后,“混合战争”主要与俄罗斯的行动联系在一起,甚至被标签化为格拉西莫夫学说。2014年以后的“混合战争”概念超越了霍夫曼的最初定义,即不仅关注军事手段的运用,而且还关注非军事手段的实践,更加强调除军事以外的外交、经济、信息等手段的运用。

信息战

“信息战”在20世纪下半叶开始流行。“信息战”在美国前中央情报总监艾伦·杜勒斯在1967年出版的《秘密投降》一书中首先开始使用,归类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情报行动,跟媒体关系不大。后来,托马斯·罗纳在1976年为波音公司编写的名为“武器系统和信息战”的报告中进一步解释了“信息战”一词。信息既可以是目标,也可以是武器。信息作战、信息战概念出现在《国防战略报告》(2018)、《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2021)中。官方尚未对概念作明确定义。兰德公司认为,信息作战和信息战,“也叫影响力行动,包括关于对手的战术信息的收集、为形成针对对手的竞争优势而进行的宣传扩散”。

政治战

政治战 (political warfare) 概念由乔治·凯南 (George Kennan) 在 1948 年引入美国战略思想, 在冷战期间的实践中, 被视作军事手段的补充或替代, 是通过“直接战争以外”的竞争来实现国家目标。广义上, 政治战是对“除战争外, 国家统领下的一切手段”的运用, 狭义上, 政治战“以语言、形象和思想的使用为主”。其致效关键在于操纵“竞争对手领导、精英和民众的知觉与信念等心理内容”, 信息手段在其中扮演重要甚至核心角色。

武器化

“被武器化”是指将某些工具用于战争中的对抗、操控或破坏, 强调这些工具的使用方式。“武器化” (weaponize) 译为“使得使用某些东西攻击个人或团体成为可能”。1957 年, “武器化”一词作为军事术语被提出, V-2 弹道导弹团队的领导者沃纳·冯·布劳恩表示, 他的主要工作是“将军方的弹道导弹技术‘武器化’”。“武器化”最早出现在太空领域, 时值美苏军备竞赛时期, 两个大国力图争夺外太空主导权。“太空武器化”是指将太空用于发展、部署或使用军事武器系统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 “武器化”概念逐渐扩展到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 尤其在信息领域。作为一种隐喻, “武器化”不仅指实际物理工具的使用, 还象征着对抗性和攻击性行为的转化。

格拉西莫夫主义

2013 年 2 月, 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大将提出被称为“格拉西莫夫主义”的战争信条, 认为未来战争面临的挑战在于强调非军事手段的对抗, 将大量使用政治、经济、信息、人道主义以及其他非军事手段, 非军事手段在现代冲突中实现政治目的和战略目标的作用甚至超过了武器的力量, 得到包括信息战与特种部队在内的隐蔽军事行动的支持。“格拉西莫夫主义”在政治与学术话语中被持续使用, 并且不断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以及整个“混合战争”联系起来。2014 年, 捷克布拉格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克·加莱奥蒂 (Mark Galeotti) 将其对混合战争的运用称之为“格拉西莫夫主义” (Garasimov Doctrine), 西方国家一致认为, 俄罗斯发动的“新型战争”正是混合战争的典范。

虚假信息

虚假信息 (Misinformation) 是一种特殊的信息, 通过故意制造或散布各种真假混杂的信息, 用以误导大众, 使之得出有悖于事物真相的认知或判断。同虚假信息相关的还有“错误信息 (Disinformation)”、“谣言 (Rumour)”、“虚假新闻 (Fake News)”等, 这几个概念之间的关联性较强, 其区别主要在意图和事实性方面的程度不同, 例如“错误信息”强调的是意图, 是有意误导的虚假信息, 而“谣言”是事实性没有经过证实的, “虚假新闻”同“虚假信息”的主要区别在于形式上是以新闻报道的方式创造的虚假信息, 因此虚假信息的概念更为广泛一点。虚假信息不一定具有意图性, 或者说虚假信息不需要去追究其是否具有误导性, 只要语义内容是不准确不真实的就是虚假信息, 研究重点集中在虚假信息的影响及干预等问题上。

深度伪造

深度伪造的英文“Deepfake”是由“Deep machine learning”和“Fake”的合成词, 是柯林斯收录的 2019 年年度热词之一。从技术实现手段而言, 深度合成技术主要依赖于生成器 (Generator)、鉴别器 (Discriminator) 等智能算法手段——于 2014 年正式合并生成为深度神经网络形态“生成式对抗网络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 GAN)”；除此之外, 卷积神经网络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变分自编码器 (Variational Auto Encoders, VAE) 等技术模型的加入也为深度合成提供了核心支撑与 技术基础。深度伪造本质是一种深度学习模型, 其基本逻辑是通过将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片段的叠加、合并或替换, 从而实现新文本、新内容的合成与虚拟。作为一种新形态的伪造技术, 创作者可以借其篡改视频中人物的面容、声音等信息, 从而制作出难以辨别真假的短视频。当欺骗作为一种武器时主要采取两种方式: 第一种巧妙地伪装现实, 第二种呈现虚假, 以操纵目标受众对现实的感知, 通常利用他们本能的恐惧, 损害他们独立思考和理性决策的能力。

问题的历史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国与国之间的战略博弈活动大致经历了冷兵器时代、热兵器时代和信息化作战时代。在战争形态的演变中，国际战略博弈从未离开信息活动，从战时的信息差争夺到平时战略竞争的信息对抗，各方主体通常通过散布虚假信息来欺骗、迷惑、威慑和瓦解对手，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冷兵器时代，虚假信息活动本身就是与战争和军事相生相伴的一门古老的“艺术”。《孙子兵法·虚实篇》就强调运用虚实之间的变化，获得战略上的优势；《孙子兵法·用间篇》中的“死间”也是通过间谍散布假情报以诱敌入彀。战国时期的韩非子也指出，“战阵之间，不厌诈伪”，主张用兵作战不排斥运用诡变、欺诈的策略或手段克敌制胜。这些思想在冷兵器时代的中西方国家的作战实践中得到了有力印证。如公元前342年，在马陵之战中，孙臧以减灶假象传齐军逃散之虚假信息于魏军，诱庞涓深入而胜。同样，在公元前1274年的卡迭石之战中，赫梯国王动用死间向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传递虚假信息，使埃及军队落入圈套，但拉美西斯二世识破了赫梯的阴谋，从而侥幸从陷阱中逃出。可见，虚假信息是一种在东西方历史和文化中被广泛运用和接纳的重要博弈手段。

热兵器时代的世界大战时期，国家与国家之间信息传播主要依靠报纸、广播，以及电报等传统媒体，传递军事机要或对本国或他国民众传递前线战争的消息。二战中后期开始，情报部门逐渐发现利用无线电、广播不仅可以为本国传递前线消息，还可以利用信息影响对手的情报研判，从而误导对手作出错误的决策，给敌军造成信息迷雾。主要做法是：通过秘密行动的方式散布迷惑对方的假信息，以辅助军事对抗，在战争时期“信息操纵”往往是心理战的一部分。例如，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日本为了保证偷袭行动能够顺利进行，将所有舰船上的电报机一律加了铅封，进行无线电封闭，集体处于缄默状态。为了掩盖400余架飞机上一秒还在鹿儿岛进行训练，下一秒却集体消失的信息被美国间谍机构发现，日本特意安排赤城号航母在东京不分昼夜地发送电报，让美国方面误以为日本主力舰队依然还在东京附近，从而形成信息迷雾，保证偷袭行动的顺利进行。因此，在战争中各种间谍组织、情报部门，利用信息误导敌方指挥官从而形成对己方有利的局面，是战争中进行

信息操纵的主要手段，战争时期的“情报迷雾”“战争宣传”为冷战时期及以后的政治信息操纵奠定了基础。

在冷战时期，美国在美国新闻署(U.S.Information Agency, USIA) 统筹下利用广播、新闻出版、影视等各种媒体，宣传美国的对外政策。例如，“自由电台”“自由欧洲电台”“美国之音”等政治战视域下的“政治宣传”成为美苏两极格局下的博弈代名词，两国利用“操纵性”“有组织”“欺骗性”信息对对象国民众施加影响。20 世纪 60 年代，“公共外交”被研究者视为现代政治宣传的胚胎——以国家为主体来影响他国民众认知的活动。在这一时期，政治宣传的武器性、对抗性、工具性成为主题，信息操纵在媒介差异性、内容多元性、效果实现性上较战争中的信息活动有了较大提升。

数字时代，随着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政治行为主体将信息博弈主战场转移到了网络，被算法操纵的隐形政治操纵正在改变全球政治生态，“政治宣传网络化”成为大国对抗的主要着力点。“在现代政治战中，越来越多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通过放大、迷惑、混淆等方式加入，信息已经成为更重要的作战形式”。数字时代的信息操纵成为大国博弈最前沿，一些国家将更多地利用信息这一武器化工具，通过政府、军方、科技咨询公司、智库、志愿者、网络水军等组织，在人工智能算法和大数据加持下开展更具攻击性的计算信息操纵活动。

1991 年的海湾战争被描述为“非接触式战争中信息对抗运用的第一个经典案例”，这一时期，信息对抗逐渐被西方国家认可并加以实践。第一次车臣战争，俄罗斯卷入“一场全球的信息对抗”。由于信息因素在武装冲突中的作用日趋凸显，作为“最重要的军事战略资源，其重要性不亚于甚至超过传统武器”以及“信息的质量和数量正成为一国防御能力的重要指标”等理念在俄罗斯军政高层的认知中被再度强化。2015 年，俄军介入叙利亚冲突后成功实践了信息对抗战略。这一时期，“信息对抗”被俄联邦政府官方战略文件所采用，并指定为国家安全优先事项，标志着信息对抗被正式纳入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

“混合战争”虚假信息运用战场之一：乌克兰危机

乌克兰危机原本是乌克兰的国内政治危机，后来逐渐国际化而演变为俄乌冲突。2013年底，乌克兰的亲俄总统亚努科维奇中断与欧盟的政治经济联系，引起乌国内反对派及亲欧民众的抗议。2014年2月，乌克兰议会罢免亚努科维奇，导致政府倒台，俄裔人口居多的克里米亚地区发生动乱，引爆乌克兰危机。2014年3月，在克里米亚全民公决加入俄罗斯联邦后，乌克兰在克里米亚的最后一个军事据点费多西亚被俄军占领。在基辅处于政治动荡期间，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卢甘斯克等东部城市同时发生支持亚努科维奇的示威活动。2014年4月，顿巴斯地区的乌政府军与当地民间武装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后者随即宣布建立“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与“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并在5月就主权问题举行全民公投。从2014年4月到2022年2月，顿巴斯地区不断发生乌东民间武装与乌中央政府军之间的武装冲突。面对乌克兰内部政治乱局、外交战略西化倾向以及爆发内战的现实，俄罗斯混合运用组合策略对乌展开全方位攻势，从克里米亚事件到乌克兰内战，俄罗斯采取多维手段展开了“混合战争”行动。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宣布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标志着乌克兰危机进入新阶段。在“特别军事行动”时期，俄罗斯仍然混合使用不同的政策工具以追求战略目标。2023年1月，普京任命格拉西莫夫为乌克兰战场总指挥，也标志着“混合战争”进入转折点。美国以及欧洲国家积极发动针对俄罗斯的“混合战争”行动，因而“混合战争”从原本的单边形态转向双边形态，其规模与范围不断扩大。

社交媒体成为俄乌以及俄西方信息战的主要舞台，是冲突双方战争动员与赢取民心的新型战场，双方均频繁发布虚假信息以影响对方的心理认知。为增强士兵战斗士气，赢得国内外民众的认同，俄罗斯借助社交媒体发布视频、音频和图片，还加强反虚假信息的行动。乌克兰与西方借助社交媒体同俄罗斯展开激烈的信息博弈，塑造世界各国网民对俄乌冲突的认知。在此次俄乌冲突中，全球社交媒体平台赋予了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新型武器”。乌克兰把自己受害者的形象以及俄罗斯侵略者的角色展现在各社交媒体平台，以获取全球舆论的同情与支持。自俄罗斯展开“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油

管、推特等社交媒体建立虚拟军队，凝聚乌克兰军民的抵抗意志，借助舆论围观效应对抗俄罗斯，并推动西方国家的大力援助。西方国家凭借在社交媒体的垄断地位，开拓对抗俄罗斯的虚拟空间战场。社交媒体不断制造虚假信息以影响公众认知，比如“乌克兰父亲为抗击俄罗斯流泪告别女儿”等假消息大范围传播，营造对俄不利的国际舆论。而俄罗斯的国际传播一度瘫痪，对乌方有利的宣传材料垄断了西方主流媒体和社交平台。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乌克兰取得了更大的国际舆论话语权与道义优势。

俄罗斯互联网研究机构（Internet Research Agency）等机构利用人工智能算法显著提升其宣传能力，从传统的手动操作转向自动化、规模化的信息操控。具体到“乌克兰新纳粹化”叙事，这一主题自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以来就是俄罗斯宣传的核心，旨在为军事行动提供“道德依据”，并削弱乌克兰的国际支持。在2022年俄乌冲突全面升级后，这一叙事被进一步放大，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全球覆盖。俄罗斯互联网研究机构利用自动化机器人和虚假账号网络，在有影响力的社交平台上大规模传播信息。研究表明，2022年俄乌冲突初期，亲俄信息通过约25.1万次转发触及了1440万用户，其中20.28%的传播者被识别为机器人。

乌克兰利用人工智能分析社交媒体情绪，识别关键意见领袖并定向推送内容，如通过“深度伪造”技术制作俄军“暴行”视频，短期内引发国际谴责，尽管真实性存疑。

针对乌克兰平民，俄方通过人工智能生成虚假信息并推送至乌克兰社交媒体，俄方散布伪造的“马里乌波尔投降”视频试图引发恐慌。在波兰，亲俄势力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入侵，传播伪造文件，指控乌克兰官员持有反波兰立场；在法国，社交平台上的谣言被放大至主流媒体，称法国援乌的先进武器已落入俄罗斯安全部门手中。

俄罗斯利用生成对抗网络制作深度伪造内容，如广为流传的“泽连斯基投降”视频，并通过自动化“僵尸账号”网络在X和Telegram上批量传播“乌克兰新纳粹化”叙事，强调乌克兰“企图种族灭绝”俄罗斯族群，并与多个非洲国家签署内容转播协议，使普京在非洲电视上被塑造成“反西方英雄”。乌克兰则依托人工智能分析工具整合开源情报，通过机器学习

模型生成实时反制内容，如揭露俄罗斯虚假信息的短视频，这种高产出模式依赖云计算和分布式网络的支持，旨在服务大国博弈下的全球舆论争夺。

俄罗斯生成“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投降”的伪造视频，尽管视频中的乌克兰总统的头肩比不协调，头部像素模糊，声音也更低沉，但是该视频依旧被 Instagram 标记为“幼稚的挑衅”，泽连斯基为此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来回应投降视频，乌克兰战略通信中心也发出警示：俄罗斯政府极有可能借助深度伪造来说服乌克兰人投降。深度伪造的欺骗形式虽然低廉，但是“眼见为实”的既有认知很难从根本上动摇受众对视听内容的信任，就深度伪造而言，其欺骗意图的重要性远远大于欺骗质量，凭借简单的合成就可以动摇对手的媒体秩序。

乌克兰也通过深度伪造技术炮制虚假新闻，乌克兰总统在 Twitter、YouTube 等平台上接连发声，散布各类虚假信息，并利用社交机器人进行大量分发，呼吁国际社会制裁俄罗斯，对俄罗斯的全球形象和影响力产生较大影响。与此同时，在冲突期间，俄方也广泛使用社交机器人散布虚假信息。2022 年 8 月，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表示其关闭了位于基辅、哈尔科夫、文尼察运营的多个机器人农场，这些机器人农场依托 100 万个社交平台账户大肆传播虚假信息。

通过对样本数据的统计分析，俄乌冲突期间社交异常账户的相关数据引人注目，特别是 FR 值过低的账户，与普通账户数据表现出明显不同，平均发了大约 8 次推文。这些账户可能涉及虚假信息活动。同时，新生账户，也就是注册时间与俄乌战争发展时间窗口接近的新账户子集，有一定概率可能是用于发布与俄乌战争有关的推文，明确为引导俄乌战争的话题舆论走向而创建的。关于“fakenews”这一标签的一组数据，可以与这两类账户的相关数据关联起来分析。以“fakenews”为标签的推文，在所检索到的数据集中出现 24618 条。由于技术的发展进步，虚假信息的制作门槛逐渐降低，逼真度呈上升趋势。合成图片、计算宣传等技术增强了虚假新闻的可信度，普通用户倾向于相信他们所接收到的信息，通常不去验证其真实性，过量的谣言容易误导公众和国际社会对冲突事件的看法和判断。因其重要影响力，虚假新闻同时受到学界、业界和大众用户的关注。此外，部分用户对包括

以虚假的新闻内容、合成图片、受政治立场左右的新闻等形式出现的虚假信息的反对立场，影响了这一部分用户对俄乌双方的态度偏向。

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的“混合战争”中，俄乌以外的西方国家及其媒体、精英、政要等针对俄罗斯政府、军队有组织、大范围地展开系统性舆论战，并重点对俄总统普京进行系统性舆论攻击，如称他怀有“帝国梦”，一心要恢复“俄罗斯帝国”，企图“把讲俄语的人全都重新聚合起来”等等，甚至不惜违背基本国际礼仪、惯例，用激烈的言辞指控普京“失去理智”“偏执”、有“妄想症”。对上述攻击，俄方也不甘示弱，积极予以反击。如俄方曾多次指责北约持续东扩对俄安全构成重大威胁；乌克兰当局进行“种族屠杀”，“奉行侵略性的恐俄症和新纳粹主义”；谴责美西方长期奉行殖民主义统治，“欺压发展中国家”；甚至还列出证据，指控美国在乌克兰实施了规模庞大的“军事生物计划”，企图对俄罗斯及其他敌国进行违禁的“生物战”，危害国际安全。

2022年3月28日，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刊登一篇题为“专家总结俄侵乌五种结束方式”的文章，宣称俄军伤亡巨大：“北约官员估计，冲突1个月以来，俄军伤亡及被俘人数已经高达4万人，有7名俄将领阵亡。”实际上，俄军伤亡人数可能远低于美媒体提供的数字，而乌军的伤亡率则较俄军高得多。例如，当年6月9日，英国《每日快报》网站刊登了一篇题为“以高达40比1的比例被击溃！”情报显示俄罗斯给乌克兰造成巨大损失”的文章，提到“目前有550名俄罗斯士兵被关押在乌克兰……相比之下，莫斯科俘虏了5600多名乌克兰士兵，其中2500人投降”。这篇报道提供的数据表明，在俄乌冲突初期，乌军被俘人数是俄军被俘人数的10倍。“蛇岛13勇士”叙事中，蛇岛位于多瑙河口，开战前由一小队乌方士兵驻守，俄对乌开战首日，就出动海军陆战队攻占蛇岛并取得胜利。美西方媒体将这场小规模战斗包装成视频故事大肆宣传，称守岛的13名乌军士兵被“集体杀害”，以宣传俄军的“残酷暴行”。所谓“基辅幽灵”则是指2022年2月27日，乌方在推特帐户上发布一段视频，显示一架乌军战机在基辅上空击落了一架俄战机，称赞这名乌战机飞行员神出鬼没、击落敌机，好像“基辅幽灵”，渲染乌克兰的“战绩”。事后证明，上述两个“故事”均为精心编造的虚假信息。

类似的假新闻伴随冲突进程层出不穷，如乌克兰第 110 独立机械化旅多次在其脸书账号上发布有关击落俄罗斯苏-25 战机的“战报”，包含 2024 年 5 月仅 1 个月就击落 7 架俄战机的“惊人”战绩，一度得到多方转载并广为流传。但随后有媒体发现，实际上所谓 7 架俄战机之中只有 2 架能得到证实，且该部队此前还曾在另一次战报中将电子游戏剪辑视频当做战果“证据”，可见其发布的历次“战报”可信度极低。这类虚假信息超量传播后，尽管偶有媒体“良心发现”进行核查与辟谣，但在此之前这些虚假信息已经造成负面影响，其舆论战效果不容低估。

“混合战争” 虚假信息运用战场之二：巴以冲突

2023 年 10 月 7 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组织（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名为“阿克萨洪水”（Al-Aqsa Flood）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即宣布实施报复行动，双方在加沙以及约旦河西岸地区发生激烈对抗，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吉哈德）、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真主旅”和“人民动员组织”以及叙利亚和伊朗等国也以实际行动策应哈马斯，巴以冲突随之升级和外溢。新一轮巴以冲突给双方平民造成了 21 世纪以来中东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据巴勒斯坦卫生部统计，截至 2024 年 2 月 13 日，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造成加沙地区约 2.8 万巴勒斯坦人死亡。以色列政府的统计数据显示，此次冲突共造成约 1200 名以色列平民死亡，250 人被劫持为人质，近 200 名以色列武装人员在加沙军事行动中死亡。这场冲突还造成 200 多名联合国人员和记者丧生，加沙 90% 的人口流离失所，超过 60% 的房屋被毁，数十万民众挤在临时帐篷里艰难度日。截至 2024 年 10 月 6 日，加沙地带已有超 41870 名巴勒斯坦人与千余名以色列平民和军人死亡，并外溢至伊朗、黎巴嫩等地，冲突烈度高居不下。此轮巴以冲突的爆发，将巴以问题再度拉入国际社会视野当中。巴以冲突长期得不到解决并再次激化，其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宗教、地缘政治等原因，并对中东地区局势和全球战略格局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2023 年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袭击，标志着巴以冲突进入新一轮激化阶段。与传统战争并行的认知战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巴以冲突中的双方通过情感化叙事和精准信息投放，在区域和全球舆论带来深刻影响。2023 年 10 月后，TikTok 上大量加沙平民受害者

视频由人工智能工具生成或增强，这些内容通过像生成技术或视频合成技术，强化“以色列暴行”叙事。

在同以色列的对抗过程中,除军事手段外,哈马斯也释放了大量信息迷雾,表现出混合战争的特点。为避免以色列提前获取进攻情报,哈马斯采取战略欺骗的方式,让以色列误认为哈马斯重视经济、理性克制,不会在短期内发动大规模进攻。而以色列方面则相信了哈马斯释放的误导内容,哈马斯战略欺骗奏效。例如,哈马斯在与以色列的小规模冲突中保持克制,误导了以方的判断。2022年,巴以之间发生多起武装冲突,但是哈马斯并未大规模介入,表现出置身事外的超然态度。甚至在加沙地区一个规模较小的武装组织与以色列作战时,哈马斯也并未对该武装组织进行协助。2023年9月,哈马斯领导层还在卡塔尔的斡旋下达成了一项协议,结束了边境地区一段时间的骚乱,该事件表明哈马斯并不希望事态升级。以色列国家安全顾问扎奇·哈内格比在袭击前6天接受电台采访时说:“哈马斯非常非常克制,明白进一步挑衅的后果”。袭击前,当以色列情报官员向高级安全主管通报该国防御面临的最紧迫威胁时,他们重点谈到了黎巴嫩武装分子在以色列北部边境造成的危险,哈马斯带来的挑战几乎没有被提及。再如,哈马斯通过一条明知被以色列情报部门监控的线路,相互谈论他们并不急于重启敌对行动,而且仍在从2021年5月为期两周的冲突中恢复。这一计划奏效:在为以色列高级安全官员举行的一次情况通报会上,情况通报人员评估说,哈马斯已被有效震慑。

在“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后,以色列迅速在各大传播平台上同步传播哈马斯袭击所造成的损失,传递哈马斯不断枪杀以色列无辜平民的“真实消息”;巴勒斯坦则对以色列轰炸无辜平民予以“直播”。

早在2022年8月,以色列对哈马斯开展空袭行动,巴勒斯坦方面随后进行还击。《泰晤士报》将数月前巴以双方的冲突行动描述为以色列展开袭击的正当原因,通过“嫁接”的手法为以色列的袭击辩护,甚至在缺乏照片证据情况下标注“巴勒斯坦火箭飞向以色列”,借以说明以色列袭击行为的正确性与合理性。亲以色列志愿搜救组织(ZAKA)就是本次事件中报道哈马斯施行暴力行为的以方信息主要来源。由于工作性质,该组织能够获取第一

手战场信息,其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的误导性信息为以色列对外宣传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一手资料。在哈马斯“性暴力”事件中,该组织便成为主要信息提供者,并通过夸大事实、片面叙事等方式来“暗示”哈马斯的恶劣行为。内塔尼亚胡高度评价该组织工作,认为“它在影响公众舆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说明立场倾向而非信息真实性已成为以色列对外宣传的第一原则。以色列战时宣传行为扩展到数据信息域中,利用数字技术引导大众反对巴勒斯坦自决并支持以色列“合法”占领。以色列通过广告投放、机器人宣传、虚假信息传播等方式引导涉及巴以问题的信息流,强化以色列自身的叙事框架,以期占据道德高地、赢得民众支持。根据以色列官方数据,自“阿克萨洪水”行动6个月内,以色列建立了包括英语、俄语和阿拉伯语等语言、涵盖全球媒体频道的广播演播室,接受来自不同地区和国家的采访上千次,并建立“10月7日哈马斯大屠杀”网站以展示哈马斯造成的伤害。

以色列在信息传播中注重应用社交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从提供行为支撑与宣传悲惨形象两方面为其行为博取支持。例如,以色列曾针对巴勒斯坦希法医院(Al-Shifa Hospital)的用途进行虚假信息宣传,通过发布该医院“3D”渲染图,声称坐落在数个隧道汇集处的医院可被哈马斯用以作为指挥中心与扣押人质。尽管事后调查发现该医院中并无任何军事力量入驻痕迹,但以色列仍以此作为轰炸该医院的缘由,此外,在本次冲突爆发后,以色列推出在线平台“真相以色列”(Project Truth Israel),声称其搭载的人工智能可以为用户体验有关本次冲突信息的真实性。同时,在各大社交媒体上出现了数百个对巴勒斯坦袭击活动进行针对性宣传、后经验证均是社交机器人的账号。这些账号在冲突爆发后大量转载以色列遇袭的图片与视频,将大众关注聚焦于以色列受袭的情境中,并以煽动性语言激发受众对以色列同情、对巴勒斯坦愤怒情绪。以色列大规模使用虚假的社交媒体账户“伪造民意”,在国外官员账号下传播亲以言论,劝说他们继续为以色列军队提供资金。这些行为都为其战时宣传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在本次巴以宣传战当中,面对来自以色列在信息宣传方面的围追堵截,哈马斯整体处于守势,只能将有限资源主要集中在呈现战场真实信息、澄清以色列抹黑等重点领域当中,并尝试利用虚假信息传播等方式对抗以色列的传播行为,持续保护其自身的叙事逻辑结构和内容。一方面,从宣传渠道来看,为躲避以色列对社交媒体的封锁,哈马斯选择电报这一难

以被封禁的平台,作为实时发布战事进展,对以色列目标发动袭击以及劫持人质的照片、视频等的重要渠道。而受限于以色列对于战场信息的封锁,公众和学者对战事场景的好奇客观上助推 Hamas 宣传范围的扩大。有分析数据显示,自冲突爆发以来, Hamas 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的电报账号粉丝数大幅增长。在冲突爆发前一年内,该账号粉丝数仅增长 2 万。而仅在 2023 年 10 月 7 日当天就有 13.5 万新增订阅用户,相关帖文的浏览量更是暴涨超过十倍。而在其他社交媒体当中,由于平台禁止 Hamas 相关账户发声,因此 Hamas 通过虚拟账户制造虚假信息来扰乱大众所接收到的信息流,来抵御以色列在主要平台上对 Hamas 的负面言论攻击。有以色列社交媒体公司发现,在冲突爆发后不久,脸书等社交媒体上约有 4 万个虚假账户发表数百条支持 Hamas 的内容。这些早已建立的账户直到冲突爆发后才被激活,更是超过 1/4 的参与巴以冲突辩论的账户为虚假的社交机器人。在宣传内容上, Hamas 注重使用第一人称摄影、录制人质视频等方式直观呈现战场真相与态势,用富有冲击力的镜头和内容突破以色列对于战场真实信息的单方面表达。在冲突爆发后, Hamas 大量使用第一人称镜头记录其军队实施突袭行动的过程,向国际社会传递信息,表明以色列并非不可战胜,意图向其他中东国家表明 Hamas 是对抗以色列的主要力量,鼓舞其他势力一同对抗以色列。遭遇袭击威胁的巴勒斯坦人民也通过摄像头如实记录加沙地带生活的现实状况,以反击以色列对其单方面的叙事攻击。例如,巴勒斯坦裔电影制片人比桑·奥达 (Bisan Owda) 化身战地记者,把他在加沙地带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并上传至网络上,展现了加沙地带人民日常的艰苦生活与躲避炮火袭击的情况,直接反映以色列所带来的人道主义灾难的可怕后果。这些行为如实记录战场真实状况,让国际社会公众直接感受到战场态势与巴勒斯坦人民的痛苦。

2025 年 1 月 15 日,以色列与 Hamas 就加沙地带停火达成协议,但前景仍存在变数。

可能的立场

中国

中国反对任何国家利用虚假信息干涉他国内政，并倡导综合施策应对恐怖主义与极端思潮。中国主张各方应保持克制，并通过政治对话解决危机。中国反对的是“单边制裁”和“煽风点火”的行为，认为这会加剧冲突。相关研究倾向于批评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存在偏见。在巴以冲突中，中国一贯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利，呼吁全面停火止暴。在虚假信息问题上，批评某些西方媒体存在系统性偏见，压制和污名化支持巴勒斯坦的声音，并认为社交媒体平台在此过程中扮演了不公正的角色。

美国

混合战争中的虚假信息是对其国家安全和民主制度的严峻挑战。在俄乌冲突中，美国政府和官方机构是揭露和反对俄罗斯虚假信息的核心力量。俄罗斯利用国家机器，通过社交媒体和宣传网络，散布不实言论，旨在为侵略行为辩护并分化西方联盟。美国通过情报部门公开报告、制裁与俄罗斯相关的宣传机构，以及支持独立媒体等方式进行反击。在巴以冲突中，美国与以色列高度协同，强调以色列的自卫权，并时常质疑哈马斯方面发布信息的真实性。同时，美国国内社会在此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国政府也面临来自其盟友和国内舆论的压力，被指责在信息处理上存在“双重标准”。

英国

英国的立场与美国紧密一致，将应对国家行为体发起的虚假信息行动视为核心安全议题。在俄乌冲突中，英国是反俄虚假信息阵营的急先锋。其政府通信总部（GCHQ）和外部分析机构频繁发布报告，详细揭露俄罗斯的“虚假信息生态系统”，包括其利用网络 trolls（水军）和伪造文件等手段。英国议会也对此进行专门调查，并推动立法以增强应对混合威胁的韧性。在巴以冲突中，英国政府总体上追随美国支持以色列的立场，但其表态相对

更为谨慎。英国媒体和学术界对冲突双方的报道和言论都会进行一定的事实核查，国内舆论也呈现出显著的多元化和对立态势。

法国

法国强调战略自主性，核心是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在俄乌冲突中，法国总统马克龙曾提出应寻求与俄罗斯对话以解决危机，这一立场有时与美英的强硬路线产生微妙差异。在虚假信息问题上，法国积极通过欧盟层面的机构（如欧盟对外行动署）来协调和发布对俄罗斯虚假信息的揭露报告，削弱俄罗斯信息战对欧洲公众舆论的影响。在巴以冲突中，法国以及部分欧盟国家的立场与美国并不完全同步，更倾向于呼吁停火和保护平民，并对以色列的某些行动提出批评。法国媒体和官方也会对来自冲突双方的信息进行更为审慎的评估。

日本

作为美国的亲密盟友，日本主要关注印太地区的混合威胁，但也对欧洲冲突中的虚假信息保持警惕。在俄乌冲突中，日本政府明确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并跟随西方阵营对俄实施制裁。日本官方和主流媒体在报道冲突时，基本采纳西方的主流叙事，并驳斥俄罗斯的虚假宣传。在巴以冲突中，日本的官方立场相对中立，更强调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冲突。日本媒体在报道时会引用多方信源，但国内舆论对此的关注度和分裂程度远不及俄乌冲突。

俄罗斯

俄罗斯指责西方进行信息战。全球信息空间已被美国和其盟友（通过 CNN、BBC 等大型媒体集团）垄断和武器化，形成了一个“单极信息秩序”。在这个秩序下，俄罗斯及其他非西方国家的声音被系统性地边缘化、歪曲和审查。俄罗斯“打破西方的话语霸权”，为一个“多极化的信息世界”而战。这会向全球受众提供“被西方主流媒体掩盖的另一种真相”和“替代性观点”。西方首先对俄发动了“混合战争”，俄罗斯的信息行动是一种防御性和反制性的“信息反恐”或“信息特别行动”。其目的是保护俄罗斯信息空间主权，抵御北约东扩这一终极的“地缘政治混合战争”。在巴以冲突中，俄罗斯认为巴以冲突是西方“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的直接后果，对美国和以色列有批评意见。

乌克兰

乌克兰将应对俄罗斯的虚假信息视为生存之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俄乌冲突中，乌克兰设立了专门的反虚假信息中心，积极、主动地揭露和预测俄罗斯的信息战策略。乌克兰政府、军方和总统泽连斯基本人也极其擅长利用社交媒体（如 Twitter、Instagram）发布第一手信息，塑造自身英勇抵抗的形象，争取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物质支持。

以色列

以色列在信息领域采取强硬且主动的立场，并将其视为国家安全的关键一环。在巴以冲突中，以色列旨在证明其军事行动的合法性与必要性，并指控 Hamas 利用平民作为“人肉盾牌”。以色列也经常直接指责批评其政策的国际媒体和组织散播虚假信息。

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方面（如 Hamas 控制的加沙当局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认为自己在全球信息战中处于弱势。在巴以冲突中，巴勒斯坦方面深感自己的声音和所遭受的苦难在全球主流舆论中被系统性压制。他们驳斥其认定为以色列伪造的视频和声明，并通过提供现场的图片、视频证据以及幸存者和目击者的证词来支撑自己的说法。加沙地区的卫生部门（由 Hamas 管理）发布的伤亡数字时常成为双方信息战的焦点，国际人道组织则倾向于采信。

联合国在两大冲突中应对虚假信息的具体行动

在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混合战争背景下，联合国已将应对虚假信息视为维护其行动效力、保护平民及捍卫多边体系信誉的核心任务。其行动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在国际论坛上直接驳斥虚假叙事，以及在实地行动中捍卫中立性与人道空间。

在俄乌冲突中，联合国通过其高级别官员在安理会等公开场合，直接、有力地驳斥其认定为虚假的信息。联合国代表会援引事实与数据进行回应，明确指出这些虚假叙事体现了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安理会职责的“深度蔑视”。此外，联合国也支持并参与更广泛的国际反虚假信息合作，旨在帮助成员国，特别是外交人员，提升识别和应对“外国信息操纵与干涉”的能力。

在巴以冲突中，联合国的行动则更为复杂和迫切，主要集中在捍卫其下属机构的公信力。最典型的例子是应对针对近东救济工程处（UNRWA）的指控。面对可能摧毁该机构信誉的严重指控，联合国采取了迅速而系统的应对：一方面，立即终止涉事人员的合同以控制风险，并请求独立的调查小组进行彻底审查；另一方面，基于审查报告来公开澄清和捍卫 UNRWA 长期建立的、用于确保其中立性的内部机制，反击那些旨在从根本上否定该机构合法性的系统性虚假宣传。

联合国在这些冲突中的立场是一贯的：它视虚假信息为一种旨在瓦解人道主义行动可信度与有效性的毒药。其应对方式已从被动的辟谣，演变为一套结合了快速行政反应、独立审查背书、高层直接澄清和多边外交博弈的综合性策略，核心目标是在信息战的硝烟中，竭力守护其行动空间与基于事实的对话基础。

总结

与传统军事冲突不同，现代战争不仅涉及物理对抗，还涵盖信息、经济、心理及技术等多个领域的竞争。随着技术进步和全球化的推动，战争形态发生深刻变化，传统的物理对抗逐渐转向多维度、多领域的综合作战。在这一过程中，武器化传播作为一种现代战争形式，成为通过控制、引导和操纵舆论，影响敌对方或目标受众的心理、情感与行为，进而实现政治、军事或战略目的的隐形暴力手段。第六代战争（Sixth Generation Warfare）预示战争形态的进一步转变，强调人工智能、大数据、无人系统等新兴技术的应用，以及信息、网络、心理和认知领域的全面博弈。现代战争的“前线”已扩展到社交媒体、经济制裁和网络攻击等层面，要求参与者具备更强的信息控制与舆论引导能力。

信息流能够直接影响军事冲突的走向，塑造公众和军队的认知与决策，进而影响士气、战略判断和社会稳定。在现代战争中，信息不再是单纯的辅助工具，信息领域已成为核心战场。通过操控信息流向，敌方的形势评估可能被误导，战斗意志被削弱，民众的信任与支持被动摇，进而影响战争的决策过程与持续性。进入 21 世纪，网络战成为信息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信息操纵战已经成为现代军事冲突中的关键环节。通过信息技术与心

理操控的高度结合，它不仅改变了传统战争的规则，也深刻影响着公众认知和全球安全格局。

文献目录

1. “混合战争”的兴起与北约安全政策的调整_陈翔
2. “混合战争”与俄乌冲突_陈翔
3. 21世纪“混合战争”场景下国际舆论博弈剖析及启示——兼评乌克兰危机期间美西方对俄国际舆论战_林斯娴
4. 2023年巴以冲突中以色列情报失误问题研究_徐鹏
5. 从信息战到混合战争：特别军事行动后俄罗斯的媒体管理调整_李旋
6. 当信息成为武器：信息作战由美军军事语境到国家战略语境的演变_张智伟
7. 俄罗斯信息对抗战略的演进历程、组织架构及启示_高菁
8. 俄乌战争在国际社交平台的舆论呈现与引导_付洁
9. 国际舆论战中的武器化传播：场景运用及风险应对_郭小安
10. 国际战略博弈中虚假信息治理的情报工作研究_陈美华
11. 国家安全视域下信息操纵的数字运行逻辑及风险应对_韩娜
12. 混合战争：概念、内容与对策_斯维特兰娜·伊戈列夫娜·科达涅娃
13. 混合战争中的网络舆论战：信息时代影响战争进程的重要因素_熊光清
14. 美国混合战争研究_高菁
15. 人工智能驱动下俄乌与巴以冲突的认知战比较_石培培
16. 巴以冲突中的人工智能驱动认知战应用
17. 深度伪造的“智能欺骗”与数字监管_刘敏
18. 深度伪造信息的特征识别、行为交互与反制研究_陈梦秋

19. 武器化攻击背景下的生成式虚假信息威胁情报发现研究_汪霜傲
20. 以色列的战时宣传缘何失利_基于“阿克萨洪水”行动的解释_黄日涵

1. How the US. Is using intelligence to fight information war with Russia. NBC(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N/OL].(2022-3-1).
<https://www.nbcnews.com/now/video/how-the-u-s-is-using-intelligence-to-fight-information-war-with-russia-137157701679>
2. Mattis J, Hoffman F.Future warfare: The rise of hybrid wars, 2005-11,
<https://www.usni.org/magazines/proceedings/2005/november/future-warfare-rise-hybrid-wars>
3. Michail Ploumis, Comprehending and Countering Hybrid Warfare Strategies by Utilizing the Principles of Sun Tzu, 2021-11-22,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19448953.2021.2006005>
4. Maya Sobchuk,How Ukraine uses AI to fight Russian information operations, 2024-2-12, <https://www.globalgovernance.eu/publications/how-ukraine-uses-ai-to-fight-russian-information-operations>
5. Emily Harding, How could Israeli intelligence miss the hamas invasion plans, 2023-10-11, <https://www.csis.org/analysis/how-could-israeli-intelligence-miss-hamas-invasion-plans>
6. Cohen,R. S., &Robinson, L. Political Warfare is Back with a Vengeance, the Rand Blog, 13 April 2018, <https://www.rand.org/pubs/commentary/2018/04/political-warfare-is-back-with-a-vengeance.html>
7. How the US. Is using intelligence to fight information war with Russia. NBC(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N/OL].(2022-3-1)[2023-1-1 9]. <https://www.cfr.org/in-brief/why-us-ramped-its-information-war-russia>